

言情武俠精品系列

銷魂少俠

卧龙生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销魂少侠

卧龙生 著

下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 新登字第1号

责任编辑：安晓峰

封面设计：杨学成

销魂少侠

卧龙生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道里区工程街副79号）

河北省抚宁县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5 字数：561千字

1993第9月第1版 199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80册

ISBN7—207—02788—5/I·448 全三册定价：14.80元

内 容 提 要

少侠令狐欧阳出世时，父母皆被恶人所杀。十五年风风雪雪学艺练就一身好武艺。欧阳一次与恶人搏杀中受伤被少女柳小姐相救，两情相怜，爱慕终肠，猛然中获知其女的爷爷是杀父仇人。爱也恨，恨也爱，情绵绵，意切切，说不清爱憎谁长，淫血两飞，道不尽人间苦辣酸甜。一场血战，没有杀死柳小姐的爷爷，确中了他人圈套，恰巧龙船大会，群雄比武，真相大白，一切恩怨分明，邂逅后爱怜倍至，难得消魂十分……

一个令武林界大为震惊三人出现……

意想不到结局，想而不敢想的结果。

此书悬念迭出、令人眼花缭乱、爱不释手。
乃一部不可多看的武侠奇葩。

第三册

第一章	黑龙斗蛇	(444)
第二章	水晶心肝宝贝儿	(464)
第三章	爱憎绵情	(484)
第四章	狼心狗肺	(506)
第五章	芳心深处一幽溪	(528)
第六章	非处女怎当教主	(550)
第七章	痴情村女罗莲	(576)
第八章	师徒大战	(612)
第九章	哥哥是个淫棍	(635)
第十章	残阳如血	(654)

第一章 黑龙斗蛇

皇甫风对邹凤玉道：“邹老婆子，你当年也曾和郭锋交情甚厚，郭锋中年丧子，只有这一个徒孙，你忍心让他残废么？”

邹凤玉冷笑道：“这是他自作自受，老身不便管年轻人之事，况且郭锋他……”

她说到这里，一脸恨妒之色，分明对郭锋与沈黛的嫉恨仍未忘怀，目视天际不理不睬。

皇甫风心急如火，大声道：“你知道他喜欢你么？”

邹凤玉突然转过头来，道：“皇甫风，老身已是年将朽木之人，你别消遣于我！”

皇甫风心中陡然一动，正色道：“老夫虽然常和你开玩笑，但此时此地怎能和你胡扯？此事老夫十分清楚，你如果不管，可就辜负郭锋对你一片深情了！”

邹观玉默然良久，道：“既然他……为什么昔年老是躲着我？却和沈黛混在一起？”

皇甫风眼珠一转，道：“你太幼稚了，对男女间之事一窍不通。须知男女之间的情感，非常微妙，往往越是互相喜悦之人，越故作冷淡，你昔年心高气傲，而郭锋也目高过顶，自然弄不到一起了！你想想看老夫的话有没有道理？”

邹凤玉被他说动了心，觉得也有道理，不管是真是假，总不能眼看着令狐欧阳自断一臂，万一他说的是真心话，她怎能对得起郭锋！

她缓缓转过身来，对白子仪道：“白子仪，放了他！”

白子仪虽然即将投入“金方戟”门下，但现在还未成事实，不敢违抗，却又不大甘心，闻言讷讷地道：“师姐之言，小弟自当遵命，不过小弟相信，皇甫风的话会是信口胡诌！”

“你怎么知道他信口胡诌？”

白子仪道：“有一次我在附近山谷中，偷看到沈黛和郭、柳俩人会面，亲热之情无法形容，最后三人携手而去！”

令狐欧阳不由一震，想起那天之事，果然白子仪没有说谎，显然皇甫风刚才的话全是信口胡诌。

邹凤玉哼了一声，脸色陡然变得紫黑。

白子仪大声道：“师姐如果不信，可以问令狐欧阳和白潇湘，那天他们俩人及“飞龙手”和“笑面棋手”，都在谷外偷看！”

邹凤玉面对白潇湘道：“小丫头，白子仪没有说谎？”

白潇湘本不善说谎，但为了救令狐欧阳，只能瞪着眼睛扯谎道：“他完全胡说，根本没有这回事！”

白子仪厉声道：“你敢作假证？”

邹凤玉一挥手道：“你退下去！”

她又对令狐欧阳道：“令狐欧阳，老身素知你为人正直，光明磊落，你以为……”

令狐欧阳沉声道：“我令狐欧阳乃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怎能欺骗于你，告诉你吧！白子仪的话是真的！”

此言一出，皇甫风和白潇湘同时惊呼一声，不禁愣住。

白子仪狂笑一阵，道：“师姐，你相信了吧？我想令狐欧阳不能拿自己的手臂当儿戏！”

邹凤玉身形摇晃了一下，可知她心中如何伤心，她抑制内心的悲忿，道：“好！就凭你小子这份诚实坦白，老身今天一定帮你一次大忙！”

白子仪不由吃了一惊，想不到弄巧反拙，仍然要把人交出。

而这时皇甫风对令狐欧阳的敬佩也溢于言表，连连点头，这是武林中人至高无上的美德，也是武德，一个年轻人能做到这一点，实在难能可贵。

邹凤玉沉声道：“白子仪，把人放在地上，退到三丈以外。”她的语气冷如寒冰，白子仪不敢违抗，依言放在地上。

蓦地，一声沉喝：“且慢！”

又是一个蒙面人一泻而至，道：“有老夫作主，仪儿且慢放人！”从他身影看出，此人是“金脖银手”熊昆，“金方戟”的传人，邹凤玉的师兄。

皇甫风暗暗一叹，心道：“这魔头一现身，前功尽弃了！”

邹凤玉微微衿衿，道：“既然师兄作主，小妹不便插手！”说罢，退到一丈之外。

令狐欧阳大步走上，昂首挺胸，把右手搭在左臂之上。

白潇湘立即哭倒在地，声如寡妇夜泣，巫峡猿啼，令人幽肠可结，有几个黑道高手，也不禁潸然泪下。

皇甫风大声道：“令狐小子，为整个武林着想，就牺牲这丫头，柳老鬼处我向他交代！”

令狐欧阳凄然地道：“前辈之意甚善，怎奈晚辈乃凡夫俗子，胸襟没有那么宽敞，实在不忍目睹依妹惨死！”

皇甫风摇摇头，大声叹息一阵，又向蒙面人厉声道：“熊昆，难道你也不要脸么？”

“金脖银手”熊昆冷笑道：“这是令狐欧阳小子自己提出的条件，老夫不便更改！”

皇甫风厉声道：“你可知道邹凤玉刚才输了一招？”

熊昆道：“她输招与白子仪无关，现在白子仪身份和她相同，她没有资格干预白子仪之事！”

令狐欧阳沉声道：“前辈不必枉费心机了，如果这等人可以理喻，江湖中岂不就平安无事了。”

熊昆嘿嘿狞笑，故作未闻。

令狐欧阳大声道：“本人已答应接受你们的条件，请将人质交与邹前辈！”

熊昆狞笑道：“为什么要交给她！”

熊昆想了想又对白子仪道：“好吧！你把人质交给你师姐！”

白子仪把柳依依放在邹凤玉面前，却未离开。

令狐欧阳道：“邹前辈，请注意人质！”

邹凤玉道：“你放心好了！”

令狐欧阳右手一用力，“咔嚓”一声，左臂已折，皇甫风长叹一声，白潇湘则哭得昏了过去。

就在令狐欧阳折断左臂之时，白子仪欺身如电，向柳依依扑去。

邹凤玉本就对他有反感，冷哼一声，踢出一脚。

只闻“嘭”地一声摔出两丈多远，令狐欧阳趁机把柳依依抢了过来。

熊昆大怒，他把一腔怒火发泄在皇甫风和令狐欧阳身上，大吼一声向皇甫风扑去，流星手兵刃上取双目，下取中极。

白子仪大喝一声：“大家一齐上！”一千魔头不敢不上。

但邹凤玉却悄悄溜走。

令狐欧阳放下柳依依，交给白潇湘，道：“湘妹看着她，可别让她再跑了！”

令狐欧阳拿刀在手，径奔白子仪，他横扫一刀，立将一千魔头逼退，谁也不敢轻试锋芒。

白子仪大声道：“令狐欧阳，你把宝刀放下，我俩决一死战！”

白子仪把“阴阳一刀”往地上一插，取下白毛流星锤言道：“哪一个敢覬覦‘阴阳一刀’我就叫他死在刀旁！”

他续对白子仪道：“白子仪，你失去左臂，我也只有右掌对付你！”

白子仪向白龙山一使眼色道：“这才是公平的决斗，但是你的白毛流星锤呢？”

令狐欧阳道：“预防有人抢这‘阴阳一刀’，但我绝不以锤对付你！”说着把白毛流星锤拴在腰上。

白子仪上步欺身，眨眼工夫拍出十余掌，令狐欧阳成心想叫他输得心服口服，然后再以人间的酷刑杀死他。

俩人各尽所能，打得烟尘四起，那边皇甫风和“金脖银手”熊昆打得更加激烈。

熊昆有流星手威力可及三丈方圆，皇甫风的铁扫帚虽然厉害，和这奇门兵刃比起来毕竟吃亏甚多。

这时，白潇湘已将柳依依的穴道解开，俩人泪眼相望，柳依依感激她情同手足，而且已知她曾打豹失臂为她疗饥。

白潇湘坐在柳依依的身旁道：“依妹，你这时要好好保重身体，将来你生下婴儿，欧阳哥一定很高兴！”

柳依依道：“湘姐，小妹今生报答不了你的大恩，只望来世……”

白潇湘道：“依妹，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上次欧阳哥对你语气冷淡，是因为你不辞而别，焦急万分，这正是责之愈深，爱

之愈切的道理呀！……”

突然白龙山掠向场中，向“阴阳一刀”抓去。

令狐欧阳注意“阴阳一刀”，白龙山堪堪抓到刀柄，他的白毛流星锤已经飞出。

白龙山虽见过邹凤玉刚才被白毛流星锤震断左臂之事，但他志在必得，他想拔出“阴阳一刀”，将白毛索削断。

说时迟那时快，他的手尚未摸到刀柄上，两腿已被缠住，“噗哧”一声，摔了一个狗吃屎。

令狐欧阳用力一抖，白龙山的身子竟向他飞来，白子仪趁机向令狐欧阳劈出三掌，想救下白龙山，哪知令狐欧阳更绝，再用力一抖，白龙山的身子竟反向白子仪的掌劲上撞去。

白子仪逼得立即收手，令狐欧阳趁势扫出八腿，“叭叭”两声，白子仪和白龙山同时被踢出一丈多远。

令狐欧阳拔下“阴阳一刀”，掠到皇甫风身边道：“前辈请休息一下，待晚辈收拾他！”

熊昆大声道：“皇甫风，你们俩人联手试试看！”

突然白潇湘大声娇呼道：“依妹！依妹！你不能走呀！”

皇甫风和熊昆同时住手，只见柳依依已奔出半里之遥，白潇湘因发现较晚，已经无法追上。

皇甫风和令狐欧阳疾追而去，白子仪正要跟上，熊昆道：“不必追了！你现在去见师父吧！”

皇甫风和令狐欧阳一会追上白潇湘，三人追了半天，已失去柳依依的身影。

皇甫风说道：“我们分头寻找，明天在洛阳见面。”

令狐欧阳和白潇湘俩人在附近找了一遍，毫无所获，令狐欧阳道：“现距元宵节不过五六天，我们必须与各位前辈会合，

‘天一帮’曾发下狂言，如郭、柳两位祖辈元宵节之前不现身，他们便要血洗武林。”

白潇湘道：“那么我们快到洛阳去吧！”

俩人到了洛阳，在一家大客店中一千高手会齐，皇甫风道：“‘天一帮’既然发下狂语，必然要在元宵节之前显显威风，我等可不能大意！”

“风雷二侠”的跛子道：“‘金方戟’和郭、柳两位前辈师门到底有何过节？”

皇甫风道：“郭锋是‘灵官’的传人，柳龙是‘吕祖’的传人，昔年‘吕祖’、‘灵官’两位主人合研了一部秘笈，只是缺少了一柄宝刀，因这秘笈上的绝学非用宝刀施展无法发挥至大的威力。恰巧这时‘金方戟’携来三柄‘阴阳一刀’，声言愿以刀交换秘笈的绝学一半，两位前辈答应了，但不久即告失踪！据推测是被‘金方戟’暗算杀死，秘笈及宝刀同时失踪！”

跛子道：“‘金方戟’携来‘阴阳一刀’与秘笈配合，那秘笈一定是《阴阳刀谣》了”。

皇甫风道：“不错，就是《阴阳刀谣》，乃是一种至高武功心法，恐怕连郭、柳俩人也未见过那部遗失的秘笈！”

这时一千高手恍然大悟，原来《阴阳一刀》乃是郭、柳俩位师门之物，而郭、柳的师门，正是武林风传的神奇人物‘吕祖’和‘灵官’俩人。

令狐欧阳立即又将在明帝陵中所见说了一遍。一千高手连皇甫风包括在内，都连连称奇。

皇甫风更是不停地念着：“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三花盖顶吕祖毕，五气朝元灵官出，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他喃喃地念着，摇头晃脑，旁若无人，“雪山一皓”道：“你发什么疯？不过是一个老疯子的胡言乱语而已，你却认真起来了！”

其余之人都忍俊不住，却又不便笑出声来。

皇甫风道：“尹魁，你知道什么？我认为这一首歌大有来历，只是一时想不出道理来！”突然院中“噗噗”两声，一千高手纷纷出屋，只见“天南五杰”老三丁志技和老四丁志升，双双倒卧在血泊中，俩人死状与上次丁志奋一样，都是头颅被人按进胸膛之中。

老大丁志起和老二丁志腾，差点昏了过去，解下宝马，就要到“天一帮”报仇。

一千高手立即拦住，力劝他们要忍耐。

这一夜风声鹤唳，大家在戒备中度过，若照一般年轻人的意思，就要杀往“天一帮”，但被皇甫风阻止了。

在悲忿紧张中又过这了三天，在这三天之中，令狐欧阳一有空余时间，就苦思白毛大哥传授的怪学和步法。同时，由皇甫风为他治臂伤。其实，令狐欧阳自己多个心眼，左臂并未折断，而是用“错骨法”错开骨缝发出骨折之声，骗了白子仪等人。左臂仅仅受了些轻伤，没几天也就好了。

这一夜，正是正月十二，刚刚下了一场大雪，大地一片银白，令狐欧阳担任警戒，来到后院之中。

这是客店中最后一个院子只有几株杨树，已是枝叶光秃，笼罩着一层白雪。

令狐欧阳解下白毛流星锤，聚精会神地苦思，演练，一边不停地念着那首怪歌：“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

他念到此处，突然灵机一动，差点跳了起来，因为他想起第五、六句两句颇合至高心法，心道：“‘三花盖顶吕祖毕，五气朝元灵官出’。吕宜为任脉之枢轴，灵官为督脉的起点，‘精气神’为三花，先由任脉运起，经由三穴，所以称‘一二三’。然后再倒运‘三二一’，等于一个小循环，因为这种心法别走蹊径，所以大异其它内功的心法。

“倒运‘三二一’之后，再由一到第七穴道，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然后由七倒运至一，也就是‘七六五四三二一’。

“运功到此，已是‘三花盖顶’的至高境界，然后再经由督脉运行，先是‘一二三’顺行，再由‘三二一’倒行，最后又是‘一二三四五六七’顺行，大概运行到此，即功行圆满。”

令狐欧阳心念想通，信心大增，这才是真正的《阴阳刀谣》。那末，那位传授此曲的老人是谁呢？

正在苦想之时，突见一条纤小的身影疾奔而来。

令狐欧阳闪身躲起，只见来人飘身落在院中，放下一个布包，那布包中“呱呱”儿啼，在深夜中非常响亮。

令狐欧阳不由心头大震，一看果然是柳依依，见她面色憔悴，一脸病容，她蹲在小儿之旁，伸手在婴儿面颊上抚摸着。

一颗颗的大泪珠顺腮淌下，喃喃地叫着孩子名字“令狐生娘已发下誓言，今生不能和你爹爹在一起，就必须贯彻初衷，可怜你一生下来就离开娘……”

她说到这里，已泣不成声，而那婴儿已经停止哭泣。柳依依的娇躯摇晃了一下，续道：“小生，娘虽然离开你，由爹和湘姨照顾你，一定不会叫你受苦，以后有机会，我会偷偷来看你！”她说毕，抹去眼泪，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一双美目倾注在

爱儿的小脸上，刹那间泪下如雨，掩面悲泣。

令狐欧阳也流着泪，缓缓走出大树后，他想抓住柳依依，不再放她走，哪知他走了十余步，柳依依已经发觉，骇然后退。

令狐欧阳诚恳地道：“依妹，你原谅我吧你千万不要走！”

柳依依道：“不！我的心意已决，不能与你白首偕老，只要你能好好抚养孩子，我就安心了！”

令狐欧阳泪流满面，道：“依妹，你忍心弃我而去，难道你也忍心丢下孩子而去么？”

柳依依默默无言，痛苦已极。

令狐欧阳道：“依妹，我和湘妹都非常想念你，你不要走吧！况且你身体虚弱，需要调养，你要调养，你要是走了，小兄死也不能瞑目！”

柳依依突然抬头，道：“自从误解了湘妹，心灰意冷，唯一的报答之法，只有退让，让你们俩人安度一生，以赎我的罪孽，请你成全我吧！”

令狐欧阳道：“信妹，你这样等于害我们，使我们无法安心，依妹，你……你不要……”

柳依依默默流泪，仍然无动于衷，其实她内心的痛苦比令狐欧阳更甚，只是她个性倔强，为了报偿对白潇湘的残害，永不更改初衷。

柳依依道：“欧阳哥，我的心意已绝，任保人无法使我改变！”

令狐欧阳道：“依妹，人产后体力未复，小兄怎能放心？况且孩子也需要吃奶！”

柳依依道：“我住在一个非常隐蔽之处，谁也找不到，你大可放心。至于小孩子吃奶，可以找一个乳娘。”

令狐欧阳突然一跃而起，向柳依依抓去。

柳依依早就防他这一手，疾闪三步道：“你要我死，我就死给你看……”

令狐欧阳大声道：“依妹，另这样，我答应你就是了！”

柳依依道：“欧阳哥，我走了，你只要好好抚养孩子，我就安心了。”说着又抱起婴儿亲了一下，那婴儿好像懂事似的，哇哇大哭起来，柳依依一滴眼泪，滴在婴儿的脸上，放下婴儿道声：“珍重！”回头疾奔而去。

令狐欧阳泪眼模糊，抱起婴儿，泪下衣襟。

白潇湘对这婴儿——令狐生爱若至宝，她两臂俱失，一天到晚捆在身上。为了哺乳婴儿，“笑面棋手”找了一个乳娘来，此妇也是武林中人，身手不凡，此按下不提。

元宵节那晚，郭、柳俩人并未来，只有“绿林魔女”沈黛和一千白道高手赶往邛山摘星坪。摘星坪上人山人海，既无较技台，也没有设置招待座位。

显然“天一帮”没有把白道人物放在眼中，今日之会想一网打尽白道高手。

令狐欧阳凝目扫视全场，“天一帮”方面除副帮主邹凤玉及“金脖银手”熊昆以及外，全部都到齐了。摘星坪上寒风砭骨，地上积雪早被扫光，一轮皓月已正中天。

小六子见双方既不讲话，也不交手，默然相对，干耗时间，不由大是不耐，大声道：“师父，我们干脆动手吧！难道我们是来看月亮的！”

“飞龙手”道：“不错！这样干耗时间，老夫可受不了！”

他向“花甲顽童”凌霄子道：“凌霄子，你先滚出来，咱们活动活动筋骨！”

“花甲顽童”凌霄子冷笑道：“今日是绝顶高手生死之战，你算什么东西！”

“飞龙手”大步走向场中，指着凌霄子道：“凌霄子，你若不和老夫动手，就是个龟孙子！”

凌霄子道：“老贼，你看有人来了。”

“飞龙手”回头一看，只见三人大摇大摆而来，为首的是“金脖银手”熊昆，第二个是邹凤玉，第三个是白子仪。

三人身后有八个彪形大汉合抬着一个巨大的怪兵刃，也叫金方戟。

这金方戟长约一丈二三，粗逾一围，仅小腿处略细可以把握。一千高手乍见这个巨大的兵刃，不由肃然作色。

八个大汉把金方戟怪刃笔直立在地上，跪地三拜而起。

以熊昆为首，向金方戟深施一礼，侍立两侧，接着一千黑道高手，也都走到金方戟之前大拜一番。

令狐欧阳不由哼了一声，道：“人未到兵刃先到，还要向一块铁施礼，未免太过份了些！”

沈黛肃然地道：“你知道什么？他们拜的就是‘金方戟’本人！”

俩人不由一怔，心道：“难道‘金方戟’就是一块顽铁，不是个人？”

这时“飞龙手”站在场中进也不是退也不好，愣在场中。他不知厉害，又对凌霄子道：“老贼，你还不滚出来？”凌霄子却闷声不响。

“飞龙手”又对熊昆厉声道：“熊昆，难道你也龟缩了，须知老夫不是来赏月的！”

熊昆冷笑着走到金方戟之前，虔容躬身道：“此贼在师尊